

蒲州府志卷之十六

藝文



漢武帝元封四年詔

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於靈壇一夜三燭幸中都
宮殿上見光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
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漢武帝元封六年詔

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爲黃金祭后土神光三
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一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

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立稷降於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於珍物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賑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

漢公卿議尊寶鼎

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
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
嘗亨飴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
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鼃鼎及鼃不吳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閨
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
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
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

制曰可

漢太史公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四

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

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

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
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漢吾邱壽王漢鼎對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

漢揚雄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
勒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不可載已
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廼撫翠鳳之駕六先景
之乘掉犇星之流旃彊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元旄
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駕鳴洪鐘建五旗羲和
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颺拂神騰鬼趨千乘霆亂萬騎
屈撝嘻嘻旭旭天地稠敷簸邱跳巒湧涓躍涇秦神
下聳跼覓負沚河靈矍踴掌華蹈襄遂臻陰宮穆穆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八

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叙網緼玄黃將紹
厥后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虜介山嗟文公
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
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
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眎隆周之
大寧汨低徊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滅南巢
之坎壈兮易幽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
之嶢嶢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瀉而下降鬱蕭條其
幽藹兮滃沆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

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虜歸來
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
兮將悉總以羣龍麗勾芒與驂蓐收兮服元冥及祝
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隮於穆之緝熙
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
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唐太宗贈堯君素詔

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
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子
孫以聞

唐元宗祠汾陰后土碑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惟創制者爲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睢上祠者本魏地郊邱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隆崛吻而特起忽盤紆而陡絕景象相傳舛蠻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於茲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柴燎告至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人神禮煩朕就爲損益所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勒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於朔陲沛展義於南夏肆覲羣后道有以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設恪敬乃事己未師頓於齋宮庚申親祀於后祇聖考在天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繭栗無所責其誠藉以采席六重藁秸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

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獻其方聞匡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示其本教以孝柰何郊邱之禮猶獨以祈穀爲名者邪於戲享於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氣爲不誣雖寂寥而不動亦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德靈感何從賴累聖儲祉福流所致乃宵災肆赦與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不允若莫不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虔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在求僊祕祝有辭密於移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協永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彼汾之曲高睢傑異景象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長閔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殷乃爲我師意多漢武跡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官創制神鼎勒勲

古往今來豈無斯文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唐德宗授馬燧渾瑊招討河中制

門下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爲亂常退而增修於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未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侯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赴難解圍盜寇朕甚德之位極上臺寄崇統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過自疑崇信讒邪去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姦幸災朕素所推誠尚謂非實優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四

容任遇坦然如初凶德既盈醜迹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畏避肆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遠違陵寢大懼失墜爲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阻姦謀詭稱効順累陳欵悚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勲務欲全貸授以師傅之重疇其井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始終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備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因茲脅從冀與同惡謂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神所共棄討除大憝招緝非辜爰咨輔

臣以董戎寄具官馬燧操業端亮氣宇宏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恒持至公深識大體感慨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服殿於北土隱若長城渾瑊淳粹積中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沈詳臨危益辨節惟正固在險逾彰弘濟艱難茂昭勲閔出納朕命光膺具瞻竝文武全才安危注意副我憂矚時惟二臣比德叶謀往濟多難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等州節度并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并如故瑊可兼河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中絳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充河中同絳陝虢等州節度及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開府本官勲封竝如故嗚呼朕之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大著忠勞橫遭汙脅深所憫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迷拒順罰止元兇寧失不經無濫非罪列爵懸賞用俟勲賢布告遠邇咸命知悉

唐德宗授韓弘河中節度使制

門下王者統馭萬寓緝熙庶政必有文武全器柱石之臣出壯藩嶽入龢臺鼎使其效彰中外聲播遐邇所屈而人心自寧所蒞而軍令自肅充是任者其惟至公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中書令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戶韓弘受天地凝粹之氣得山川崇深之靈厚其體而壯其容虛其心而宏其量蚤洞戎兵之學久膺節度之權隱然大梁克有成績及功宣盪寇志展勤王懇申戀闕之誠竟遂來朝之禮位高百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六

辟榮冠一時恩極而愈恭名光而益勵朕方欲樹以垣翰仗乎忠賢乃睠關河之首實爲股肱之郡自昔重寄無非元勳是用命以上公復茲雄鎮於戲項居東夏父子偕分閫之榮今處近郊伯仲並登壇之貴道苟積於忠實顧何愛於寵章往惟欽哉副我明命可守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唐王勃冬日遊汾陰送韋少府序

游汾勝壤樓船高漢帝之詞卜洛名都城邑辨周公
之跡仰天文而窺日月雖共光華憑地理而考山川
卽殊南北韋少府玉山四照珠胎一色縱橫振鋒穎
之才吐納積江湖之量子雲筆札擁鸞鳳於行間孫
楚文詞列宮商於調下牽絲一命披林野而隨班考
績三年指蘭臺而赴選移征駕背長亭地隔風煙人
離歲月四學既同斟酌桂之歡岐路風塵卽斷驚蓬之思
下官詩書拓落羽翮摧頽朝廷無立錐之處邱園有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括囊之所山中事業暫到漁樵天下棲遲少留城闕
忽逢萍水對雲雨以無聊倍切窮途撫形骸而何託
於時冰霜裂地星象迴天朔風動而關塞寒明月下
而樓臺曙各題一字傳之兩鄉云爾

唐王勃桑泉少府春夜宴別序

下官以窮途萬里動脂轄以長驅王公以傾餞百壺
別芳筵而促興是以青陽半序明月中宵離亭擁花
草之芳別館積琴歌之思去留懽盡動息二字惜投分
之幾何恨知音之忽間他鄉握手自傷關塞之春異
縣分襟意切悽惶之路既而星河漸落煙霧仍開高
林靜而霜鳥飛長路曉而征驂動含情不拜空佇聽
於南昌揮涕無言請投文於西候因採一字四韻成
篇

唐楊炯汾陰薛公行狀

高祖德魏給事中黃門侍郎御史中尉散騎常侍直閣輔國二將軍齊州刺史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華州刺史諡曰簡懿曾祖孝通魏中書黃門二侍郎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關西道大行臺右丞常山太守汾陰侯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齊鄭二州刺史祖道衡齊中書黃門二侍郎隋吏部內史二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陵邛潘襄四州刺史襄州總管司隸大夫皇朝贈上開府臨河縣開國公父收皇朝上開府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九

兼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天策上將軍府記室參軍文學館學士上柱國汾陰縣開國男贈定州刺史太常寺卿諡曰獻河東郡汾陰縣薛振年六十二字元超狀昔者唐堯之協和萬邦也有若四岳之敬順昊天曆象日月虞舜之慎徽五典也有若八元之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夏禹之分別九州也有若咎繇之謨明弼諧允廸厥德殷湯之南征北怨也有若伊尹之格於皇天姬文之受命作周有若虢叔之聞於上帝自唐虞而列考及秦漢而無譏元首必藉於股肱

方隆太平之化賢者必待於明主克致崇高之業若夫驂駕六龍驅馳七聖斟酌元氣財成天道者其惟聖人乎弘闡大猷發揮神化匡正八極阜成兆人其惟良宰乎我大唐之建國也粵若神堯明揚側陋文王叶於朕卜迎太公於渭水高宗求於朕夢得良弼於傅巖若歲大旱以爲霖雨若濟巨川以爲舟楫者也公含天地之間氣依日月之末光能備九德兼資百行探賾索隱極深研幾髫鬣之際羞言霸道詞賦之間已成王佐年六歲襲爵汾陰男十一太宗召見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勅弘文館讀書十六爲神堯皇帝挽郎十九尚和靜縣主高宗升儲之日也勅公爲太子通事舍人二十二除太子舍人高宗踐位詔遷朝散大夫守給事中
年二十六尋拜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三十二丁太夫人憂去職起爲黃門侍郎固辭不許修東殿新書畢進爵爲侯公毀瘠過禮多不視事出爲饒州刺史上夢公徵爲右成務四十復爲東臺侍郎是歲也放李義府於邛笮舊制流人禁乘馬公爲之言左遷簡州刺史歲餘上官儀伏誅坐翰墨往來徙居越嶲五

十三赦還拜正諫大夫五十四遷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兼檢太子左庶子五十九遷中書令車駕幸洛陽詔公兼戶部尚書與皇太子居守俄以風疾不視事高宗崩輿疾往神都抗表辭位至於再至於三詔加金紫光祿大夫仍聽致仕以光宅元年季冬旁死魄薨於洛陽里之私第嗚呼哀哉公地藉膏腴姻連戚里鼎湖長往拜卿子而爲郎金榜洞開徵列侯而尚主遂乃彈冠筮仕策名委質叩天門於畫闕攀鳳翼於紫宸凡升右轄者一年居外轄者兩部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四遷門下二入中書用能燮理我陰陽經緯我天地鹽梅我寶鼎樑棟我宸極理百官而察萬人平邦國而和上下借如風后天老左右軒皇蕭何曹參謀猷漢室未有一心事君四十餘年參兩宮而出入歷三臺而陟降合其道也大壑縱其鯤鵬遇其時也名山出其雲雨功成輔弼德邁幾深星象不憊方踐中臺之位山川並徙竟遊東岱之魂天不憖遺民將安仰越翌日詔贈光祿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餘如故賜物四百段米粟四百石

東園祕器凶事給儀仗至墓所往還司賓卿監護塋書吊祭別降中使賜斂衣一襲雜物百端又詔陪葬乾陵依故事也公襲封之年也受左傳於同郡韓文汪至天王狩河陽乃廢書而嘆曰周朝豈無良相何得以臣召君文汪異焉神堯皇帝婕妤河東郡夫人公之姑也每侍高宗詞翰高宗嘗顧曰不見婕妤經數日便謂社稷不安其見重如此上幸溫泉射猛獸公奏書極諫上深納焉後因閒居謂公曰我昔在春宮與卿俱少壯光陰倏忽已三十年往日忠臣良將

索然俱盡我與卿白首相見卿歷觀書傳君臣共終白首者幾人我觀卿大憐我我亦記卿深公感噎稽首謝曰先臣早參麾蓋文帝委之以心膂臣又多幸天主任之以股肱誓期殺身報國致一人於堯舜伏願天皇遵黃老之術養生衛壽則天下幸甚賜金二百鎰公有事君之節也不亦忠乎每讀孝子忠臣傳未嘗不慷慨流涕以爲帝舜非孝子朱雲非忠臣客有議之者曰寧有揚君父之過而稱忠孝者哉大夫人薨公每哭嘔血杖而後起上見公柴毀泣曰朕遂

不識卿卿事朕君父一致遂至於滅性可謂孝乎中書省有一磐石隋內史府君常踞而草詔及公揮翰躍鱗每見此石未嘗不泣然流涕公有立身之道不亦孝乎其年修晉史筆削之美爲當時最孝敬崩詔公爲哀冊上行幸九成宮勅皇太子赴行在所置酒別殿享王公以下時太子英王侍皇帝酒酒酣公獻壽曰天皇合易象乾將三男震坎艮今日是也上大悅百官舞蹈稱萬歲賜雜物百段銀鏤鍾一枚吐蕃不庭詔英王爲元帥總戎西討公賦西征詩一首上

稱善嗟嘆者久之因代英王屬和御筆繕寫朝以爲榮公有屬詩之美也不亦文乎黃門侍郎日疏薦高智周任希古郭正一王義方顧徹孟利貞等後皆有重名歷登清貫及兼左庶子又表鄭祖元沈伯儀賀覲鄧元捷顏強學崔融等十人爲學士天下服其知人公爲右成務獻封禪書及平夷策上深納焉或有抵罪者同類數百經赦令獄官評連年不決竟以死論公上疏陳其濫詔百寮廷議獄官及諸宰臣未有所決公酬對如響衆咸服焉上嘆息曰幾令我殺無

辜之人百寮莫不震懼又上疏陳請備塞垣未幾而
匈奴背誕公有神通之鑒也不亦明乎儀表魁傑鬢
眉若畫身長七尺四寸望之儼然喜愠不形於色雖
至於近習左右胥徒僕妾莫不待之以禮公有行已
之方也不亦恭乎牧饒州六年以仁明馭下鄱陽北
岡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爲善政所感共起一舍
號曰芝亭因立碑頌德公有馭人之術也不亦惠乎
在邛都十餘載沈研易象韋編三絕賦詩縱酒以樂
當年有醉後集三卷行於世公有安和之德也不亦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四

康乎上初覽萬幾公上疏論社稷安危君臣得失上
大驚即日召見不覺膝之前席歎曰覽卿疏若暗室
而照天光臨明鏡而覩萬象此後寵遇日隆每軍國
大事必參謀帷幄在中書獨掌機務者五年出納帝
命口占數百上曰使卿長在中書一夔足矣大駕東
巡詔公驂乘上曰朕之留卿若去一目若斷一臂關
西事重一以委卿因賜物百段公有社稷之勲也不
亦盛乎若夫有官功者賜其官族有大行者受其大
名公叔列國之陪臣猶安社稷黔婁匹夫之介節不

忘仁義古今以爲通訓書籍以爲美談况乎輔佐明君寧濟天下生死無二始終若一業高於六相道貫於五臣其生也榮同心比於周召其死也哀陪葬均乎衛霍豈使易名之典不及於會同賜諡之文不傳於終古門生故吏願述德音博士禮官佇聞清議是則鍾繇之策降於皇魏之年王導之疏寢於中興之日垂拱元年四月四日故中書令汾陰公府功曹姓名謹狀文昌臺考功竊聞生爲貴臣車服昭其令德死而不朽諡號光其大名今謹按故府主中書令汾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陰公贈秦州都督薛元超以王佐之才逢太平之運撫綏萬國康濟兆人力牧輔軒皇未爲盡善臯陶佐大禹猶有慙德名遂身退生榮死哀羽父之請魯君抑惟舊典衛侯之諡文子庶幾前型謹上

唐張說蒲津橋贊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爲梁通乎險也
域中有四瀆黃河居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
隔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河東之輻輳必由
是也其舊制橫絕百丈連艦千艘辨修竿以維之繫
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沍初解流
澌崢嶸塞川而下如礎如臼如堆如阜或撻或搥或
磨或切綆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竹仆隴坻
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爲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
索其極敷祐于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
司俾冶鐵伐竹取堅易脆圖其始而可久紓其終而
就逸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是大匠歲事百工獻
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燭炭祝融理
爐是煉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爲連鎖鎔而爲伏牛偶
立於兩岸襟束於中潭鎖以持航牛以繫纜亦將厭
水物奠浮梁又疏其舟間畫其鷁首必使奔澌不突
積凌不隘新法旣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旨焉

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
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諧百神矣
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乂文之經矣財節則豐
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禎地將阜其用人將盈其力
聖皇之道乾乾翼翼觀藝而無窮詠功而無極

唐張說萬泉縣主薛神道碑

或稱達性命者齊生死之域忘憂怖者一修短之數
斯蓋無心之倫耳焉足與議於情哉何則雲虹滅彩
詞人於是詠謠華秀從風君子爲之歎息豈不以對
仙麗之景懷變化而遺戀在昭蔡之節悼零落而偏
憤吾見豆盧氏之子於其伉儷有焉縣主諱字姓薛
氏河東汾陰人大父駙馬都尉奉宸將軍諱瓘尚陽
城公主考駙馬都尉散騎常侍諱紹尚鎮國太平公
主其在昔也夏有居正先封周有薛侯爭長其在今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也五宗姻於帝室重葉母於王姬河水經天上積星
辰之氣霍山鎮地下多珠玉之林縣主幼而敏惠長
而恂淑貞孝義烈之傳吉凶賓祭之儀一聞成誦絃
經紉組之制潛毫醞羞之品一見懸解至乃鶴迴清
泛蠶聚崩雲月韻玖砧花穠綵樹婦人能事咸臻妙
焉大聖天后鍊石補天有王母之神器分茅列地啟
弄孫之美邑封由有禮義引而親天授三年四月內
封萬泉縣主天愛下流日親上簡乘龍之舉和鳳爲
難絡八紘以選門奄千官而求俊夫以龍圖帝寶祈

步搖之華源虎戟侯門襲燕代之雄胄人之信美帝
用嘉焉以萬歲登封元年仲春既望歸於豆盧氏六
宮送行百寮供事迓以鑾輅遺以翟車環珮冕旒璆
然在馭黼藻朱黛爛其盈門詔昏之禮於斯爲盛爾
乃移其愛敬以事舅姑伸其友恭以諧公族舉宗洽
比如鼓琴瑟每至婚姻會同少長咸集珩璜節步金
翠耀首有婉孌之心無驕矜之色希盼睐者若遲日
之泛漣漪瞻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蘅薄加以引納懷
和饋分周賑疎屬自附窮歸忘窘故蘭行彰信於閨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門而蕙風滿盈於邦國諒惟琬琰之性自美抑亦劬
勞之訓致焉中宗孝和皇帝雲廻南土龍見東京二
儀更闢九族還叙望我兄兮公主贊陶鈞之力曰吾
甥也縣主開井邑之賦神道元年春加實封三百戶
縣主旣通濟門闌奉御又尚司殿省天子巡遊宮觀
觴樂池臺我有周親無時不從主家外幸比齊后而
聯恩子壻中參與趙王而均禮或醉飽踰度寒燠未
平何嘗不御藥在門王人接路當時厚澤莫之尚也
景龍四年二月以奉御出爲丹延二州刺史保傅下

堂隨朱幡而同去輜輶入郡與阜蓋而齊飛辭宮闕
兮歲闌戀庭闈今日遠肥泉永歎邪氣攻衷楚祝招
而不來秦醫來而不及景雲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傾
逝於延州之廨舍春秋二十有四美玉褫顏明珠晦
色平陽舊宇遂無望於歸寧懷縣新文空流連於永
逝有子三人西華南容東里等或亂或岐呱呱而泣
天何以罰神其忍之冬十有二月五日歸葬於長安
之洪瀆原窀穸營護有命加等器服祖遺率由舊章
生之也榮葬之也禮若夫柔嘉好合善之元也肅雍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降貴謙之道也山河其德容澤廣也能羆其祥祚亂
大也總衆美於修嫫落驕暉於小年此所以哀中之
又哀也昔袁亡馬氏蔡筆斯奮鄭喪曹姬潘文亦作
矧茲內範事華無愧砥望夫之石以表靈邱緝幼婦
之辭將傳終古銘曰

薛之皇祖胄軒國禹相陰侯周氏其土宇英英白雲
鬱彼河汾公門蕃衍銘鼎氛氲則仁則義則戚則勲
餘慶介祉誕靈女士中宗之甥鎮國之子皎若霜雪
華如桃李舜族爰叙堯封咸秩萬泉開賦三百其室

守盛以儉居滿不溢亦既鳴雁宜爾家人謙恭下下
撫納親親傾財致客對饁如賓我有邸第前臨黃道
我有池塘卻望青草漢輦停暮秦簫吹早歲月易忘
歡娛難保良人出守將命北徂與子偕往飲別東都
望母腸絕辭家淚枯露萎莖草霜酸衆雛魂兮何歸
京兆之野葬於何處杜陵之下巖巖雙關列列行櫝
勒是徽音永觀來者

唐李翰河中鸛雀樓集序

後周大冢宰宇文護軍鎮河外之地築爲層樓遐標
碧空影倒洪流二百餘載獨立乎中州以其佳氣在
下代爲勝槩四方雋秀有登者悠然遠心如思龍門
如望崑崙河南尹趙公受帝新命宣風三晉右賢好
士遊人若歸小子承連帥之眷列在下客八月天高
獲登茲樓乃復俯視舜城傍窺秦塞紫氣度關而西
入黃河觸華而東滙龍據虎視下臨八州前輩暢當
題詩上層各播前後山川景象備於一言上客有前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美原尉宇文邈前櫟陽郡鄭鯤文行光達名重當時
吳興姚係長樂馮曾清河崔邠鴻筆佳什聲聞遠方
將刷羽看天追飛太清相與言詩以繼暢生之作命
余紀事書於前軒

唐郭子儀謝河中節度使表

寄深匡輔任切安危寵命遄臨憂惶如灼臣智術凡
淺才畧無聞承日月之光遇風雲之會自奉先帝徇
以驅馳被甲卽戎載罹寒暑比憑朝算克振天聲雖
毫髮之功曾無足紀竟不能掃蕩妖孽使八方攸同
謬踐中樞仍叨上將分茅錫社榮冠一時縷縷之誠
切自增愧今又猥蒙驅策出鎮河中授臣以連帥之
權委臣以專征之務雖才輕方名而任比桓文此陛
下除奸之時乃微臣死難之日切見自古忠義之士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莫不扶危救禍憂國忘家雖在暮年猶思報主則廉
頗強飯馬援據鞍以臣方之有甚前哲軍國事重不
敢固辭誓竭股肱之力以副腹心之寄儻皇猷獲展
寇難克平殞身戎行實無所恨

唐獨孤及呂諲諡議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臺司齷齪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爲荊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爲主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荷推轂受賑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修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爲工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於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勿褒之其可乎按諡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諡曰肅謹議

唐獨孤及重諡呂誼議

呂誼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政爲仁由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閱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前已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溫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

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諡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諡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諡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諡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諡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寧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

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諡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諡二字諡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

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審正稱貞則遺其妥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爲而爲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諡成封德彝諡明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岑文本諡憲韋巨源諡昭唐休璟諡忠魏知古諡忠崔日用諡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

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
靜慎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
考烈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
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
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諡未知出
何品式請具回示謹當以爲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
常道苟靖恭於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義則不以
爲諡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
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

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
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
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諲之從政也
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
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
晉已來以賈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
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
翼之志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
並諡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

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令甲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
請依前諡曰肅謹議

唐嚴郢駁呂諲諡議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獻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溫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苗大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

蒲州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

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爲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雷電之威聖朝示寬大之典者繫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國房公瑄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杜公之涖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

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臺司齷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瑜之論非適中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諡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吕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諡擬於形容請諡吕公曰忠肅謹議